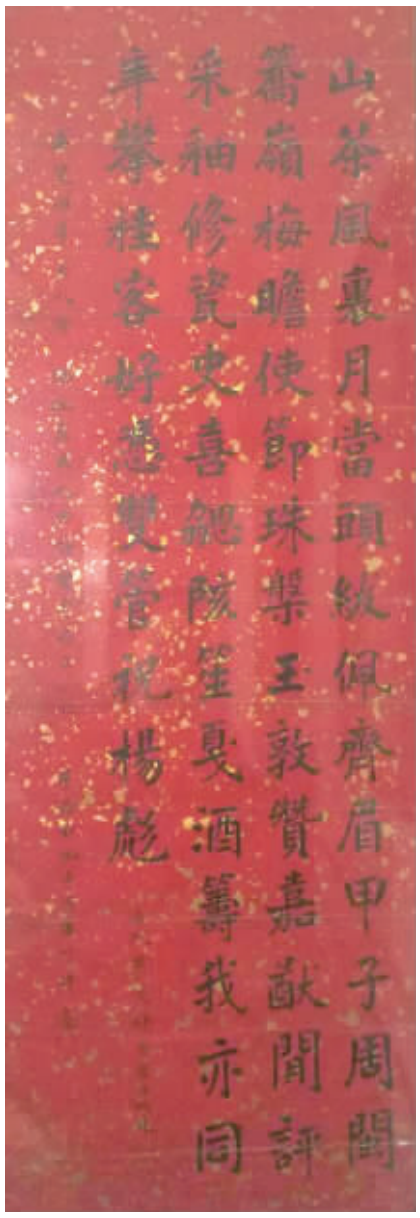
南社才子沈宗畸

刘 涛

沈宗畸（1857年—1926年），字孝耕，广东番禺人。他的父亲沈锡晋是翰林，曾任扬州知府。沈宗畸从小跟随著名学者郑果学习，才艺超群，中过举人，任过礼部词祭司。之所以想起写些什么，主要是去年从北京买回了他的一件书法作品，买回时有一些破损，送去装裱时，修复师傅本身也是懂书法的，不但自己写书法，也收藏有何绍基的书法。他看到这件书法时不住地称赞，说现在很少见到写得这么好的了，墨是好墨，纸是好纸，书法也是好书法。听到他这么评说，我很是欣慰。 之所以入手他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我一直都收藏湖南籍老字画。沈宗畸是南社成员，写过很多诗，也出版过《晨风阁丛书》《东华琐录》《繁霜词》等；沈宗畸与南社李洞庭（湖南）是好友，他们有过频繁的书信往来；这幅书法功底确实深厚，诗词功底更是如此。现在静下心来好好写书法的已经不多了，即便有，也不见得能写出像沈宗畸这样好的诗词来。



沈宗畸书法作品

这件书法作品是小四尺是为一个垂叟周大人和他夫人六十大寿所写的，里面的诗词正是沈宗畸所作，内容是：山茶风里月当头，绂佩齐眉甲子周。闽箐岭梅瞻使节，珠盘玉敦赞嘉猷。闲评采釉修资史，喜协陔笙戛酒筹。我亦同年攀桂客，好凭双管祝杨彪。年愚弟沈宗畸孝耕拜祝。难得的是这幅字旁边还有与他同时中举的人写的一行小字：沈宗畸，字孝耕，广东番禺人。古人过生日，送幅书法作首诗，雅致之极。哪像现在，吃饭喝酒送礼金，倒是显得俗气多了。

沈宗畸与徐凌霜、袁克文、陈半梦并称为“京城四大才子”。沈宗畸在北京待了三十年。1908年，他在北京发起成立著君吟社，樊增祥、陈衍、郑孝胥、陈宝琛都是会员。同年，又发起编辑《国学萃编》，其宗在于传承学术，而不仅限于抒发文人雅兴。沈宗畸是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其“如许豪情付断编，宣南旧梦散如烟。前青厂里重经过，凄绝晨风一惘然。”在加入南社后，沈宗畸主编过《女子白话旬报》。晚年的沈宗畸比较落魄，不在礼部任职，经世交徐鼎康（时任吉林度支司使）推荐投奔吉林巡抚陈昭常，陈昭常听过沈宗畸的才华也打算录用他。但沈宗畸毕竟是风流才子，恃才傲物，他在和颐植的诗中有“我来为炼冰霜骨，不向东风借一枝”之句发表在《吉长日报》上，正巧被陈昭常看到，于是任职的事情就没有后续了。沈宗畸在吉林与吴梦兰组织廿四番风馆诗会，他喜欢看佟月卿和尹桂兰的戏，看完就作诗，前后有八十首，才华不减。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想要拉拢他。沈宗畸不同意，去了汉口，整日赋诗消磨心志，袁世凯失败后才回北京。

1926年沈宗畸去世，与他有着忘年之交的南社李洞庭为他写下墓志铭：柳下惠不卑小官，而孟子以为圣盖富贵不可取。抱关擊柝以免死，古人处也往往贵此也。大党某氏与宗畸同乡，稍与追逐俯仰焉，贵且富久矣。而宗畸不然，岂独不入筹安会，为能娇然自胜哉！

从沈宗畸的诸多诗词中，不难看出他的才华，也正是因为被他的才气所吸引，才入手他的书法，也开始了对他的了解。他的书法、诗歌都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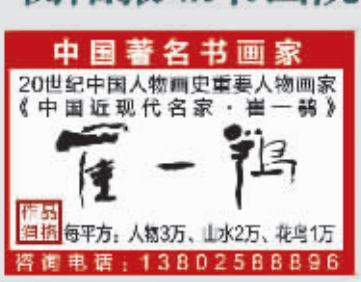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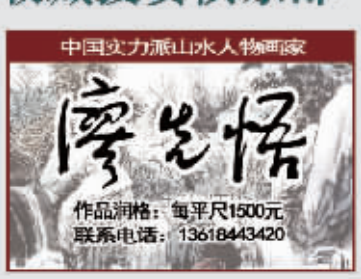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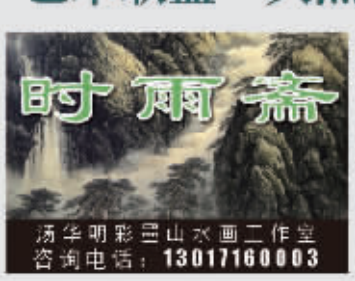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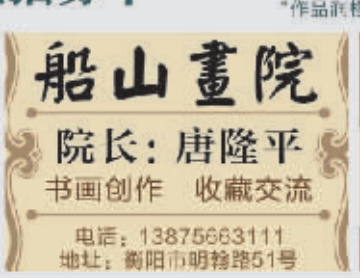
【艺海观潮】

品读中国瓷上的青花

雷 斌

留意青花瓷是在十多年前。在原上海博物馆的底楼见到新制的青花瓷，鲜艳光亮已有了三分欢喜。到了三楼，见到在那儿出售的乾隆六十年后的青花瓷，瓷上的青花已扎入釉中，青花的颜色也显得沉稳、厚实起来，便有上了层楼的感觉。之后又上了几层，见到了博物馆的藏品，清康、雍、乾三代的青花官瓷，乃至明青花官窑瓷，和元青花。对青花瓷的感觉便有了十分的敬仰。那青花从釉的深处幽幽地渗出，色泽和玉一样温文尔雅，有一种写意和凄迷的中国文化的独特心情。面对这青花，觉得是面对自己的情怀。在世界的眼中，瓷是中国的名字。而瓷的青花是中国人的笑貌和音容。正因为是中国人的笑貌和音容，新制的青花总觉得肤浅了一些，因为中国人在这个世界已经很有作为地生活了许多年，经过了许多年的青花瓷自然醇厚得多。因为瓷上的青花阅读着沧桑，和一代代中国人共着离合与悲欢。

从乾隆六十年上溯青花瓷，会觉得与一种天籁般的美妙愈走愈近。康、雍、乾三代的青花瓷，是登峰造极的那一种完美。因为侍奉着一个王朝的背影，它的制作是极尽了当时人力天工，可惜它的青花规正庄肃，失去了在村野市井中的那一派随意。康、雍、乾时代的青花瓷，是一种高官大吏式的音容与笑貌。明代的青花瓷到了官窑级的大抵也如此，只是这一种规正与庄肃还在半山腰。而明代的青花民窑，烂漫天真，总像是一些忘了时光忘了帝王的手，随心所欲地播种着青花，描划着比青史更真切更永久的朴朴素素的青花。青花到了元代，已是更为稀罕的东西，因为它离青花的源头太近了，就像到了青藏高原，那长江、黄河的源头，说不定瞬间会出现在你面前。元青花最让人丢魂的是那草草寥寥的那一种，那是当时中国人的开怀笑容，和无拘无束交谈的记录。望着元青花，心有点黯然，不知道从哪儿能走进那没有拘束的美丽光景。

元青花之前，据说还有唐宋的青花，看到过一些声色俱烈的文字，甚至照片，可惜没有见过真迹——这儿说“真迹”两字是因为我觉得青花比瓷更精彩，是因为青花是“写”出来的，——可我相信，如果世上还能见到唐宋的青花，那一定是比元青花更美丽的东西，这青花应该比元青花更拥有天籁，更来去随意，还有点凄迷聊乱，因为这样的青花，更实在、更坦荡、更真诚、更平和、更接近写意的中国人本相的音容笑貌。苏曼殊有一句著名的诗句：“满山红叶女郎樵。”很多年前，我曾凑上一句制成一联。那一句是“几代青花孺子字。”至今我觉得还有些意思。看一看瓷上的青花，中华赤子恐怕永远走不出故乡，走不出中国人心的疆域。

衡阳报业书画院收藏投资俱乐部“艺术联盟”火热招募中……
以下数据根据拍卖会、画廊和艺术网等艺术机构提供的数据综合而成。艺术家本人如对此“作品价格”有异议，可与我们联系。